

原创沃土

八棵白杨树

马步升

在312国道嘉峪关段的路边，紧挨着一座沙土小高地，并排站立着八棵树，穿过马路不远处，就是高大辉煌的嘉峪关古城楼。

在当今绿树成荫的甘肃嘉峪关市，这八棵树毫不起眼，就是西北大地常见的白杨。要不是树旁纪念碑的提示，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它们。可是，这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。

时间还要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那时候的嘉峪关市还不存在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古城楼，矗立在祁连山一处巨大的豁口中，周围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。一条砂土筑起的大路，从河西走廊的东边，一路向新疆方向延伸，从东边的天地无尽处，隐没在西边的天地无尽处。

初春时分，大风卷起砂石，天地一派混沌。这时，筑路工人郑占乾，却萌生了一个虽宏大却并不怎么现实的愿望：在路边栽树。眼前没有劳动力，只有几名女性家属，包括自己有身孕的妻子。也没有劳动工具，只有插锹和铁铲。砂石坚硬，凿开一撮撮砂石，将十几棵孱弱的杨树苗栽植进去。过了几天，居然有八棵树苗活了，还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。对这些身在荒漠的普通劳动者来说，最大的鼓舞莫过于生命的诞生和成长，从此，他们就像养育儿女一样精心维护公路，将八棵树当成了自己每日每时的心心念念。

时间过去了一个甲子，那年夏天，嘉峪关公路局杨向军局长带着我去拜访郑占乾老人。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给老人颁发五十六年党龄的纪念章。老人居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，屋内陈设很简朴，但很干净整洁。老人身穿中山装，茶几上端放着一份他几十年来每日必读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一旁的果盘里搁着刚从树上摘下的杏子，金黄金黄的。在家人的帮助下，他将纪念章端正正戴在胸前。年过九旬的老人了，在戈壁滩做了几十年的野外养路工，在他的身上，丝毫看不出沧桑倦怠，眉宇间闪烁着的是坚毅和自豪。子承父业的大儿子垂

手站立一旁，我请他坐下，他笑笑，依然站立着。一个保持着传统，严格家教的家庭，不用多说，从晚辈的一举一动就看得出来。他就是八棵树的见证者啊，母亲怀着他，跟着父亲，一同栽下了这八棵树，如今他也是奔七的人了。

说起当年栽植八棵树的故事，郑占乾老人的话不多，目光清澈，语气平淡，他反复强调说，这都是工友们的功劳，都是来自组织上的支持和关爱，他只是做了一个工人该做的事情。

八棵树的意义体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。过了几年，祁连山深处的镜铁山发现了铁矿，这是一件改变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的大事。厂址和职工生活区选在嘉峪关的戈壁滩上，距离矿山80千米，修建一条铁矿石运输专用公路迫在眉睫。

这段公路所经之地，少部分是戈壁滩，大部分在祁连山区，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，或是终年积雪，或是永久冻土。高山峡谷，飞石悬空，湍流喧闹，别说那时候，即使当下已经变成了等级公路，车技欠缺一些的，胆子小一些的，仍然不敢在这种路段驾车行驶。

筑路工具呢？没有大型机械，只有羊镐、铁锹、抬筐，还有少量的畜力车。就是使用这样的简陋工具，筑路大军昼夜奋战，在高山缺氧环境中，克服物资供应之不足，忍饥耐寒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，就打通了一条运输铁矿石的专用公路。

八棵普通的白杨树，不仅敲响了一条生命线一样重要的公路的开场锣鼓，事实上，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始。有一位诗人将大西北的许多新兴城市称为“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”，嘉峪关就是这样一座城市。

嘉峪关的名字在明朝已经声名远播了，但其功能主要在军事方面，后来，军事功能也不存在了，它只是废弃已久的、属于酒泉管辖的一处古迹罢了。铁矿的发现，激活了这座落寞数百年的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一时间，筑路者、开矿

者、各行各业的建设者、随行的家属，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大江南北，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乃至步行，涌向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成为嘉峪关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。城市因为矿山而诞生，那么，连接城市与矿区的道路便成为重中之重了。

一条道路固然短时间可以打通，但维护道路的正常运行，却是经年累月每日每时必须保证的功课。郑占乾与他所在的公路段的工友们，在此后的数十年中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把青春年华，把人生理想，全部交给了这条道路。

又是沙漠戈壁，又是高寒山区，又是简易公路，修筑的难度大，维护的难度更大。路上行走的都是重载卡车，路面质地粗糙，极易损毁，冬天大雪封路，开春路面翻浆，夏秋季洪水冲毁公路，困难和危险是道班工人的家常便饭。国家财力有限，道班工人不多，道路必须保持畅通，大家一年四季，大多时间都坚守在岗位上，常常一两个月回一趟家。而回家之路更为艰难，或者搭乘拉运矿石的卡车，或者徒步，回一趟家，仅在路上，往往要耗去一两天时间。

所谓道班，也只是在路边挖一个地窝子，能够防御野兽和风雪罢了，日常所需食品依靠往来卡车捎带，饮用水则要到深沟去取，取一趟水需要耗费半天时间。更困难的是护路工具过于简陋，最初只是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，劳动效率很低，去一趟工地，晚上回不了道班，只能在野外露宿。不能“等靠要”，要自力更生。

郑占乾和工友们发明了一种畜力刮路机，就是用一些废旧钢板和木料做成耙耢式样的工具，套上毛驴，刮平路面。这种机械后来推广到西北的许多公路段，使用了许多年。嘉峪关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这样的工具，让人既为前辈道班工人的聪明才智所折服，也为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岁月而心生感伤。

工人们自己动手发明创新的护路工具还有很多，在今天先进的护路机械面前，这些工具显得简陋寒

酸，可是，没有前辈所经历的昨天，也不会有我们看到的今天。就是在这样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，道班工人们让这条专用公路始终畅通无阻。现在，这条公路的道班，虽有温暖整洁的职工宿舍，有电，有网络，可与都市相比，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，这里的人却始终不与都市人比享受，而是时时刻刻与他们的前辈比，比物质条件，比精神面貌，比爱岗敬业。

在一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道班里，几位工人师傅正利用工余时间在空地上种植蔬菜，我问种的什么菜，一位师傅笑着说：“种的是希望。”虽是玩笑话，却也是真实情况。没有希望，不会有人来这里，来了也坚持不下去。

近几年，嘉峪关公路局招录了许多大学生，他们大多来自条件较好的地区，他们手中的劳动工具先进了，仍然和前辈做着同样的事情，日常护路补路，非常时期抗洪救灾。那天，寒风凛冽，我见他们一个个在路边低着头，寻寻觅觅，原来他们是在捡拾路边的垃圾。公路不仅是车辆通道，也是文明的载体，比起前辈来，新时代的道班工人，为公路赋予了新的意义。

在嘉峪关公路系统，流传着一个人人都会说的笑话：驴知道。说的是在创业时期，国家为了减少工人体力消耗，给整个公路局下拨了几十头毛驴。这些毛驴由国家按月下拨草料费，每有新入职的道班工人，工长派他去某处维修道路，新人不知道某处到底在哪里，工长就说：“驴知道。”果然，毛驴拉着装载了补路用料的驴车，走到指定的位置，就停下来了。他们不是纯粹为了讲笑话，而是寓教于乐地教育，目的在于让新入职的年轻人懂得前辈创业之艰难。

“扎根戈壁，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，甘当路石”。这是嘉峪关公路人走过的从无到有的历程，也是全体嘉峪关人走过的从无到有的历程。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多，从多到强，我们就是这样从昨天走到今天的。



嘉峪关风光（资料图片）

当我说出未来一词

徐强

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首小诗中写道：“当我说出‘未来’一词，第一个音节便已成为过去。当我说出‘寂静’一词，我就立即打破了这种寂静。”我想说的是，2021年底当“十大流行语”一词映入公众眼帘时，整整一年的时光，便基本流逝了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“词”不同。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也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，因此，用一张什么样的“词汇表”来概括它或者反映它，无疑是引人关注的。

据媒体报道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“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”依次为：建党百年、2020东京奥运会、中国航天、双碳、疫苗接种、双减、北交所、“清明”行动、疫苗援助、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。而《咬文嚼

字》编辑部发布的“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”则依次为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、小康、赶考、双减、碳达峰碳中和、野性消费、破防、鸡娃、躺平、元宇宙。

从字面上看，两个榜单相同的词不多，仅有“双减”和“双碳”。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宏大叙事与微观现象相结合、时代风云和个人喜喜相交织。广阔的时空背景和具象的个体素描，一起构成了这一年非比寻常的高频词风景线。

如果要从这两份榜单中挑选出一个提纲挈领的关键词，我想，“赶考”或许比较合适。2021年，的确称得上是“赶考”之年，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，都是如此。

中国航天闪耀苍穹；北交所铸就资本市场改革里程碑；“清明”行动还网络一片晴空；“双减”政

策为孩子们卸下了沉重的学业负担；疫情防控常抓不懈，疫苗接种全面铺开，疫苗援助惠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；碳达峰碳中和、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彰显出泱泱大国的承诺和气度、责任与担当……回望百年沧桑历程，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勇于在各个考场从容应试，奋笔疾书，交出一份又一份自信的答卷。

回想山河破碎、民生凋敝的二十世纪初，陈独秀在《说国家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生长到二十多岁，才知道有个国家，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，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。”我想，今天的中国人对于这个“大义”，已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更加深切的体会。在前路多艰、充满变数的征程上，国家在“赶考”，每个人也都在各自的跑道上“赶考”。正是每一个“小我”不气

馁的答题，汇聚成了“大我”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卷。借用流行歌曲《牵手》的说法，我们爱着人生的爱，梦着人生的梦，悲伤着人生的悲伤，幸福着人生的幸福，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没有岁月可回头，也没有桃花源似的“元宇宙”。“征途漫漫，惟有奋斗。”来过、哭过、笑过、奋斗过、拼搏过，便是不枉此生、不负韶华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举行。半年前夏季奥运会赛场上的激烈角逐、矫健身影犹在眼前闪现，而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又将如期而至。正如辛波斯卡所言，当我们说出“未来”的时候，未来已然来到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洒脱地对过去挥一挥手，满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的憧憬，一起向未来吧。

行进中国·黄河安澜

唱响当代黄河大合唱

肖戎

先有大河，后有华夏。大河安澜，方能“宅兹中国”。网民带着自豪，把当代中国称为“基建狂魔”。所谓“狂魔”，一是执着于大手笔改善基础设施，二是高效于建设基础设施，三是得益于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。

基建狂魔的基因，大概要追溯到远古神话的大禹治水时代。我相信这不仅仅是神话，更是祖先们奋力再造河山的记忆。不改造不行，因为黄河也温柔也狂暴，也滋养也毁灭。能不能治水，是否有治水诚意，甚至成了王朝政治品质的试金石之一，也是王朝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之一。

太史公记载了汉武帝治理黄河的魄力和手笔。刘彻很早就想解决黄河水患，无奈他即位虽早，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能真正决断大事。他的舅舅、丞相田蚡，借助方士神棍的嘴巴来掣肘，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怕触怒河伯；而真正的原因，却是无法摆上桌面的私心小算盘：田蚡的肥沃田产在黄河以北，那里是他丰厚田租的来源。如果朝廷加固黄河南岸堤防，一旦河水北溃，他的财源便会瞬间化为泽国。他宁要黄河向南溃坝灭掉村舍无数，也不能让他的钱袋子被打湿。于是治河之举，要等到田蚡死后，才能提上议事日程。

那些有志于拯救苍生于横流中的人们，需要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一盘棋的举国合作。万里黄河，从青藏高原奔流到渤海，沛然一体，气贯长虹。任何问题都不是某一段能以一己之力解决的，很早以前，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中国人骨子里的集体主义，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抱团应对跨流域的大河治理。

我曾经在兰州水务部门读到一本书，对古代的上下游协同防汛方式印象深刻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每逢雨季，上游水涨一寸，下游水高一尺。当兰州监测到洪峰即将形成，会立刻派几个人向下游的河南等地报警。水路快于陆路，凫水快于行舟。报警的人下水前会吞服“不饥丸”——一种混合了油脂、豆类和糖的高热量食物，而全身绑上充气的动物膀胱，随着波涛顺流东下，期间不上岸，除用水囊补充水分外，不食不眠。漂流到河南界内，完成报警，再由陆路返回甘肃。这样一个信息传递系统，跨流域顺畅运行，构思巧妙，令人震撼。

前几天看了穿越剧《庆余年》，男主角范闲吟诵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震撼了他穿过的那个国度，但是时人也很困惑地问他：“黄河是哪条河？”

纵观中国古代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典籍，无论是河渠类专业文本，还是经史子集，河就是河，充其量称“大河”，没有黄河这个说法。到了唐人诗中，已经处处皆是“黄河”矣。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问题，在汉后唐前恶化。换言之，汉唐两个辉煌高峰之间的分裂战乱时期，恰好也是黄河流域生态恶化时期。

百味斋

路口的等候

周尘

我扭伤了腰。整日躺在床上，起个床5分钟，下个床5分钟，痛得龇牙咧嘴难以忍受。几天后稍有好转，憋不住，便想着去就近的菜市场买点好吃的，改善一下伙食。

过那个十字路口时，绿灯已经亮起几秒，我犹豫，能不能在红灯亮起前走过去？我现在的速度，就像年迈老人的慢慢踱步，稍快一些，就撕扯神经般的痛。那痛，让我心悸。一辆公交车从对面缓缓地大转弯，到我的面前，我在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个绿灯。在往日，我一定会以风一样的速度快步走过。我打手势请他先过去，坐在透明玻璃后的司机却是纹然不动，依然在等候我。这让我着实不好意思，我又打手势，依然未果。我咬咬牙，下了台阶，踩在柏油路上缓缓地穿越路口，司机的眼神是平静的或者说是平和的，没有任何焦急和烦躁，耐心地等候我。车子静止在那里。

难以形容我通过这路口的速度，虽然绿灯并没有变成红灯，但我缓慢的速度，看到的人会不会想，这个年轻人过

数百上千年间，中国人有治理黄河洪涝的意识，却没有治理黄河生态的意识。固然有“河清海晏”一说，但人们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，而没有领悟到这是理念进步和技术进化可以实现的目标。唐宋王朝辉煌灿烂，但并没有疗治黄土高原的努力，伴随着对植被的巨大剥夺，只能让黄河流域生态雪上加霜。母亲河，颜色如土。

“闻鸡久听南天雨，立马曾挥北地鞭。”

长征之后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。解放战争爆发后，毛泽东转战于黄土高原的荒原沟壑，运筹于浊流奔涌的黄河、无定河、五女河之间。你去看电影《巍巍昆仑》，会油然感慨：我们的革命根据地，太贫困，太荒凉，太缺少绿意。

我时常想：一代伟人驾驭战争的同时，有没有留意过浑浊的黄河、破碎的黄土高原？

我坚信他们久有治河之志，久有春风染绿黄河之志，久有让人民丰衣足食之志。他们固然要打破一个旧世界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，要让人民彻底摆脱各种忧患，无论是国内外敌人制造的忧患，还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忧患。“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”变化的世界，在南方是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”而在北方，则是“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！”

新中国的重大战略性建设成果之一，就是举倾国之力，接续完成了大江大河的治理，让桀骜不驯的长江、黄河、淮河等一众长龙收敛了暴怒。

还是在陕北，距离延安市区七十多公里，有个小村叫梁家河。这里的人们在坡地种草种树，山腰筑坝拦水，山下发展林果，在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，也增加了收入。当地农民形象地称之为“穿靴戴帽系腰带”。

今天我们知道，中国的两大母亲河——长江和黄河，无论是经济、生态还是文化，都有国家战略，都有清晰的路线图。

黄河的滔滔黄水，首先要通过久久为功的生态努力，化为万里清流；黄河流域经济，要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；黄河流域古老而光荣的文化，要传承且新生。

这是再造河山，这是改写历史，所以注定艰辛而光荣，必将闪耀于人类自强不息的奋斗史。

当年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洗星海和光未然创作了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慷慨铿锵之声，忠勇悲愤之气，向死而生之势，我族四万万同胞，终驱逐外寇，光复国土，奠定伟大解放之基座。

今天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我们不再有那种生存危机，但我们有更恢宏壮丽的梦想。

这个梦想中，蜿蜒着一条河，她将洗刷掉持续了千年的浑浊肤色，美丽清澈地流淌在中国人古老而青春的家园。在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梦想中，我们携手奋斗，唱响当代中国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。